

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師

釋見憨

民國70年起，香光寺住眾人數迅速增長。到了72年，觀音殿兩邊的寮房，原設定為一人一間，當時已經各住了二到三人。再不設法，若有人要再加入，只有露營了。於是決定增建。

為了籌集增建的資金，師父想好要拜冥陽兩利的《梁皇懺》，以拜懺的收入做為建設基金。第一次要拜這部聽聞已久、佛教中最大的一部懺，大家都很有興奮。

記得是72年開始拜懺，地點就在高雄武慶三路的公寓二樓。由我做先鋒，用台語講淨土念佛法門。當時的音響是以收音機調頻接收、然後擴音。

那一陣子都是自觀法師負責音響，我對它則是一竅不通，我想自觀法師也沒比我高明到哪裡，我只負責做白天收集資料、晚上口頭報告的便法師（台語發音）。經過幾日的發表，也被居士們肯定我很會說故事，自己心中頗為得意。

有一個晚上，不知道什麼原因，無論我怎樣對著麥克風吼，收音機那頭都沒有相應的聲音。我很在意自己賣力準備卻效果打折，自觀法師也很著急，一直試著解決問題，卻一直沒有改善。我自認為相當容忍，直到真失望了，就把無聲的麥克風重重放在講桌上。碰撞的聲音，大到連自己都嚇一跳，陣陣的不安，漸漸襲上心頭。

當晚就這麼將就過去了，聽講的人耐心聽完後，仍然開心地一一離去。等到送完最後一位居士，關門窗、電燈的時候，師父板著臉，用台灣話一字一字清楚地對已然忐忑的我說：「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師！」就上樓去了。

羞愧，是當時我最強烈的情緒，是由於被糾正、沒能先覺、有損尊嚴的念頭引起的。我完全慌了，不知道何處容身，應該躲到哪裡去！擔心怎麼見師

父、怎麼見人！……數夜無眠，但通俗說法還是得把它撐完。

經過這次的初試啼聲，居士們親熱地封我「講經師仔」（台語發音）。是肯定我的表現，但我知道，自己昔日那昂首開屏的孔雀羽毛，已經七零八落了，我放下了以往不自覺的過度信心，既失落又好奇地開始嘗試瞭解真實的自己。我發現：自己天性排斥科技，不樂於學習科技。有這樣的偏食症，本應甘於粗獷、原始、不便，然而我享受作「便」法師的同時，卻不能耐心忍受不出聲的擴音設施！

【寮房】寺院中作為居住的房間。